

# 古代先贤的读书之道

文/吴尚之

中国古代先贤勤奋好学、博览群书。孔子、孟子、荀子、董仲舒、韩愈、司马光、朱熹等，皆是发奋读书的典范；韦编三绝、悬梁刺股、囊萤映雪、凿壁偷光等许多流传至今的成语，都与古人勤学苦读有关。本刊摘编由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期刊协会会长吴尚之的编著，团结出版社出版的《古人谈读书》中的部分篇章，并以读书的早与晚、多与少、博与专、快与慢四个主题，与读者分享古圣先贤的读书智慧。

## 学无迟暮——读书早与晚

刘向：老而好学，如炳烛之明。刘向在《说苑》中，收录了晋平公与师旷的一段对话，谈及读书无迟暮，活到老，学到老。《说苑》记载：晋平公问于师旷（春秋时盲人乐师）曰：“吾年七十，欲学，恐已暮矣。”师旷曰：“何不炳烛乎？”平公曰：“安有人臣而戏其君乎？”师旷曰：“盲臣安敢戏其君乎？臣闻之：少而好学，如日出之阳；壮而好学，如日中之光；老而好学，如炳烛之明。炳烛之明，孰与昧（暗）行乎？”平公曰：“善哉！”从刘向的记述来看，人生读书学习，七十岁开始也不晚，少年、壮年、老年时期，读书学习，各有风景，各有千秋。人到老年，读书学习，即使不如日出之阳或日中之光，但也如炳烛之明。活到老，学到老。读书学习，不分早晚，何谈迟暮？

葛洪：修学务早。葛洪在《抱朴子》中谈道：“盖少则志

一而难忘，长则神放而易失，故修学务早，及其精专，习与性成，不异自然也。若乃绝伦之器，盛年有故，虽失之于旴谷，而收之于虞渊。方知良田之晚播，愈于座岁之荒芜也。日烛之喻，斯言当矣。”葛洪认为，人们年轻时用心专一，精力旺盛，学习的东西不易忘记，因此，学习要趁年轻时尽早努力，养成精深专一的良好习惯。不过，葛洪对年长之人的学习也给予了肯定和鼓励。他认为，即使年轻时耽误了，还可以在晚年时补回来。“虽失之于旴谷，而收之于虞渊。”如同在日出的地方失去了，可以在日落的地方补回来一样。正如师旷曾经对晋平公所说的：“少而好学，如日出之阳；壮而好学，如日中之光；老而好学，如炳烛之明。”从葛洪的论述中，我们可以感悟到，读书学习要在年轻时及早努力，打下基础，养成习惯。然而，读书学习贯穿人的一生，实无早晚之分。

颜之推：少而至老，学而不倦。颜之推鼓励终身读书学习。他在《颜氏家训·勉学》中谈道：“孔子云：‘五十以学《易》，可以无大过矣。’魏武、袁遗，老而弥笃，此皆少学而至老不倦也。曾子七十乃学，名闻天下；荀卿五十，始来游学，犹为硕儒。公孙弘四十余，方读《春秋》，以此遂登丞相；朱云亦四十，始学《易》《论语》；皇甫谧二十，始受《孝经》《论语》，皆终成大儒，此并早迷而晚寤也。”颜之推在文章中列举了许多从小到老学而不倦、学而有成的榜样，以规劝人



们终身学习。孔子讲五十岁开始学习《易经》，就可以不犯大错了。从魏武帝曹操，到东汉末年的袁遗，都是少年时期勤奋学习，到老年也不倦怠的典范。从曾子、荀子、公孙弘，到朱云、皇甫谧，皆为晚学，无一不是学有所成的榜样。当时有人认为到了结婚加冠之年，学习已经晚了，颜之推对此提出批评。他说，这就好比面对一堵墙壁什么也看不见，是非常愚蠢的。他继承了汉代文学家刘向的读书观，提出：“幼而学者，如日出之光，老而学者，如秉烛夜行，犹贤乎瞑目而无见者也。”在颜之推看来，到老了再开始学习的人，虽不如少年像太阳初升时放出的光芒，但总比闭着眼睛什么也看不见的人强，人的一ance就要做到活到老学到老。从刘向到颜之推，有一个共同的读书观：学无迟暮，终身学习。

### 积跬步以至千里——读书多与少

荀子：不积跬步，无以至千里。荀子在《劝学》篇中深刻阐明了一个人的学习态度和方法对于学习成败的意义。他说：“积土成山，风雨兴焉；积水成渊，蛟龙生焉；积善成德，而神明自得，圣心备焉。故不积跬步，无以至千里；不积小流，无以成江海。骐骥一跃，不能十步；弩马十驾，功在不舍。锲而舍之，朽木不折；锲而不舍，金石可镂。蚓无爪牙之利，筋骨之强，上食埃土，下饮黄泉，用心一也；蟹六跪而二螯，非蛇蟻之穴无可寄托者，用心躁也。”荀子在这里阐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：一是学习要从细微处用功，积少成多，终有所获。积聚泥土而成为高山，积蓄水流而成为深潭，积累善行而成为有德之人。所以，荀子认为，如果不是一步一步去积累，就无法到达千里之外；不汇集细小的溪流，就不能成为江海。二是学习要有恒心，精诚专一，锲而不舍。荀子告诫我们，螃蟹有八只脚两只螯，但如果没有蛇鱗的洞穴就无处栖身，就是因为它用心浮躁。而蚯蚓没有锋利的爪子和牙齿，也没有强壮的筋骨，但却能吃到地上的尘土，喝到地下的泉水，这是因为它用心专一。荀子的这些观点和论述具有深刻的哲理，对我们今天如何学习、如何读书很有警示意义！

颜之推：学习犹种树，春华而秋实。颜之推强调读书学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，不能心浮气躁。他在《颜氏家训·勉学》中提出：“夫学者犹种树也，春玩其华，秋登其实；讲论文章，春华也，修身利行，秋实也。”颜之推在这里将读书学习喻为“种树”，他认为

学习就像种树一样，春天玩赏花朵，秋天收获果实。讲论文章，是玩赏春天的花朵；修身利行，是收获秋天的果实。颜之推关于学习犹如种树的观点，既比喻形象，又富含哲理：读书犹如人们在自己的心灵播下智慧的种子，从发芽到长成一棵参天大树，需要一个长久培育的过程，需要精心呵护，不可揠苗助长，不能一蹴而就。管子说：“一年之计，莫如树谷；十年之计，莫如树木；终身之计，莫如树人。”（见《管子·权修》）读书如种树，或是十年之计，实则也是终身之计。颜之推的观点还表达了另一层意义：学习虽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，但也不能漫无目的，要追求学习的效果，即春华而秋实，而且要以“修身利行”来检验学习的成效。

杜甫：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。其一：“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。”语出杜甫的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》：“纨绔不饿死，儒冠多误身。丈人试静听，贱子请具陈。甫昔少年日，早充观国宾。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。”此处，杜甫提出“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”，意在提倡博览群书，书读多了，写起文章，方可下笔敏捷，得心应手，有如神助一般。其二：“富贵必从勤苦得，男儿须读五车书。”语出杜甫的《柏学士茅屋》：“碧山学士焚银鱼，白马却走深岩居。古人已用三冬足，年少今开万卷余。晴云满户团倾盖，秋水浮阶溜决渠。富贵必从勤苦得，男儿须读五车书。”此处，杜甫明确指出，男儿首先要苦读书，其次要多读书。古人将冬天分为农历十月、十一月、十二月共三个月，故称“三冬”。用足“三冬”，即是用足全部时间来读书。

### 读者当约，阅者宜博——读书博与专

唐彪：读者当约，阅者宜博。唐彪在《读书作文谱》中提出：“窃谓所读之时文，贵于极约。不约，则不能熟；不熟则作文之时，神气机调皆不为我用也。阅者必宜博。经史与古文、时文，不多阅，则学识浅狭，胸中不富，作文无所取材，文必不能过人。由此推之，科举之学，读者当约，阅者宜博，博约又可分两件也。”在这里，唐彪讨论了人们读书时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，即约与博的关系。所谓约，就是精，读书专精知守；所谓博，就是广博，读书宜宽宜广，正所谓博览群书。人们常问：读书到底是精好，还是博好？其实，这是一个伪命题。约与博不是对立的关系，二者是统一的、相互依存的关系。非博则无以约，非约则无以

博，两者相辅相成。唐彪的观点值得我们借鉴。他将复杂问题简单化，即将所读之书分为两类，一类是要“读”之书，另一类是要“阅”之书。要“读”之书，如经典之作，宜熟读、精读；要“阅”之书，如时下流行、非经典之作，阅知或浏览即可。如他所言：“读者当约，阅者宜博。”

朱熹：读书贵专不贵博。朱熹读书广泛，治学严谨，在读书方面多有论述。他主张熟读精思，读书贵专不贵博。他在《朱文公文集·答沈叔晦》中提出：“与其泛观而博取，不若熟读而精思，得尺吾尺，得寸吾寸，始为不枉为功力耳。”朱熹认为，读书的目的是要有所获，即有所得。与其泛泛浏览，过目就忘，一无所获，不如多读几遍，边读边思，读熟了，认真思考了，就会有收获。得一寸是一寸，得一尺是一尺，也不枉读一回。所以，朱熹在《朱文公文集·答朱朋孙》中更加明确提出：“夫学非读书之谓，然不读书又无以知为学之方，故读之者贵专而不贵博。盖惟专为能知其意而得其用，徒博则反苦于杂乱浅略而无所获也。”朱熹强调，读书要注重专一，而不是注重广博。唯有专一，读书才有效用。朱熹讲的“专一”，不是说不要多读书，而是要读懂、读好每本书，反对那种为“博”而博又一无所获的读书行为。朱熹的观点很有意义。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时间也是非常宝贵的，为了不枉费精力，浪费时间，要注重读好每一本书。开卷不仅要有益，还要开卷有得。

### 疾读求体势，缓读求神味——读书快与慢

冯班：开卷疾读，然而无益。冯班认为，读书不能求快，快读无益。他在《钝吟杂录》中谈道：“开卷疾读（即快读），日得数十卷，至老死不懈，可曰勤矣，然而无益。此有说也：疾读则思之不审，一读而止，则不能识忆其文，虽勤读书，如不读也。读书勿求多，岁月既积，卷帙自富，经史大书，只一遍读亦不尽。”从读书整体效果而言，冯班的观点有一定道理。如若读书求多求快，一天看数十卷，既没有时间理解，也不能记忆文章，虽然勤奋，但收获无多，这样的多读书是“假



多”。如果认认真真读下去，日积月累，“卷帙自富”，读进去了，如此多读书才是“真多”。人们常说开卷有益，或是针对不读书而言。就读书方法而论，确有快读与慢读之分。所读之书不同，快慢取舍不同。或许一般图书宜快读，经典之书宜慢读。但要说读书的整体效果，还是慢读、精读的效果更好。

陆九渊：读书切戒在慌忙，涵泳工夫兴味长。陆九渊在《象山先生全集·语录上》中谈道：“学者读书，先于易

晓处沉涵熟复，切己致思，则他难晓者涣然冰释矣。若先看难晓处，终不能达。”举一学者诗云：“读书切戒在慌忙，涵泳工夫兴味长。未晓莫妨权放过，切身须要急思量。自家主宰常精进，逐外精神徒损伤。寄语同游二三子，莫将言语坏天常。”陆九渊在这里谈到了读书需要注意的两个问题：一是要先易后难。先从易处着手，再往难处思量，则难易兼得。“先于易晓处沉涵熟复，切己致思，则他难晓者涣然冰释矣。”反之，若先难后易，白费精神，则可能难易皆失，终不能达到读书效果。二是要保持好读书心态。读书本来是一种精神享受，需要神闲气定，更需要反复诵读、静思琢磨。陆九渊引用一学者的诗文，来表达读书的心境：“读书切戒在慌忙，涵泳工夫兴味长。”其读书主张值得我们思考借鉴。

姚鼐：疾读求体势，缓读求神味。姚鼐提出，读书要抗声引唱，疾读缓读并举。他在《惜抱轩全集》中谈道：“取古人之书，抗声引唱，不待说而文之深意毕出。”“大抵学古文者，必须放声疾读，又缓读，只久之自悟。若但能默看，即终身作外行也。急读以求其体势，缓读以求其神味，得彼之长，悟吾之短，自有进也。”姚鼐谈到了“读”的三重含义：一是“高声读”，即“抗声引唱”。读多了，文章之义就慢慢领会了。二是“快读”。快读的好处，可以把握文章的体势，即文章的形体结构和气势风格。三是“缓读”。缓读的益处，则可以体会文章的精神和韵味。文章不可只默读，而要做到“三读”兼具。如此，其效更佳。